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

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

事

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衆事

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

投棄也傳

謂符也音丁應反

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

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

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

時李

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

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

璆音仇又巨秋反

前後郡守招命

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

瑯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

埏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

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

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

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

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

黷嫖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況乃寢

宿冢歲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

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

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

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今二郡之民

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

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

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

藩喪妻鄉

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
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

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

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

以輔王室也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

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

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

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祿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陞

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

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訖計

訖量也

鄙

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

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

楚女悲而西宮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

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

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

○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

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

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

書三公

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僞爵闕內侯

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苑名在今汝州

梁縣西也

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

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

臯陶戒舜無教逸遊

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

周公戒成王無樂

于遊田

尚書無逸
篇之言

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

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
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
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
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
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
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

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

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馬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悖悖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

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訴坐免

歸項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

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

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

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

○劉敞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

臣不

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蘓康管霸等復被任用

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

音古本反

河

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

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

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

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

考殺之

○劉敞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誤

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

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
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
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璚瑨超浮等帝
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

齊桓脩霸務為內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譏其與讐狩也僖公二十年新

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

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

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

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

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

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

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

天啓聖

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

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

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愾愾說文曰愾愾愾愾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

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

光武加以重賞

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急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為檄

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

語見董宣傳

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唬訴陛下深宜

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夫五

日一朝

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敷奏其言

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

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嚴

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

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太尉

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譴也

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璣字文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

璣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

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安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

惑亡在失人

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

由此言之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前書曰君為元首臣為股

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

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

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

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

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

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隱儒鄉湯西有馬谷昔武王克殷表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

閭封墓

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間閭天封比干之墓也

今陛下臨政先誅

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詩小雅曰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黃笙黃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

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

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

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

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

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

廣雅曰茹

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

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

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

告天之於漢恨恨無已

恨恨猶眷眷也

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

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

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

恨也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頻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

足異門而出也

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

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

須良佐以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

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也前太

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

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

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袁

盎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

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

蓼之苦息偃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於

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

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

報大雅所歎

詩大雅曰無言不離無德不報

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

累年

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

忠孝之美德冠本朝零愕之操華

首彌固

齊宣王對閭邱邛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

今封蕃高陽侯食

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

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

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熟自思省

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

絮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

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

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

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

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

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

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

故妄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

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

趙嬈旦夕在太后側

嬈音乃了反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

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

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
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
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
天也今京師蹢蹢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
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

趙夫人即趙婕妤也女尚書宮內

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

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陞

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
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比之
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
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
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
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迂迂猶

也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

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

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

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

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

駟駟駟士也

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

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主故吏皆斥

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鉉令

鉉縣屬沛郡

聞而棄官

哭之收塋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

桎梏震授考掠

○劉攽曰案文授當作受

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

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馳驅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

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

義云衡平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

言二人齊也霧也違避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

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

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

謂萬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業矣懔懔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

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

數公之力也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

祁今并州縣也

世仕州郡為冠蓋同

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

遂與定交年十

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

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

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

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

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

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
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
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
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
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
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
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

傳速也

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

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

更經也楚苦痛

乃遣客謝之曰君以

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

深計謂令自死

又

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

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

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

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

內視

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已不責於人也

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

文帝時魏尚為

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東削其爵愚以為

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

左傳曰晉悼公

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

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

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

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

聽以昭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

書奏得

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

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

睚音五懈反眦音士賜反

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

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

內陳留間

轉側猶去來也

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

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

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

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

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

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

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

與董卓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

老子曰和

其光同其塵

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

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

人呼雨止曰霽

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

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

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

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

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

語在卓傳

帝時疾愈故入賀也

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

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

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

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

稜疾惡

稜威稜也力登反

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

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
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
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劉放
一旦解兵關東案
文多關東二字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

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
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
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

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

前書音義曰以青瑣戶邊鏤中天子

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

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

已

朝廷謂天子也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

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宗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
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
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
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
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
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
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
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

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戢棄官營喪

戢音翦

王宏字長文少有氣

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十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

宏臨命詬曰

詬罵也音火豆反

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

豎者言賤劣如

豎僮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

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
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
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
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
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
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
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
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

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戢辭貌自若卓悔謝

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

乃辟之執戢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
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

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

莊子曰斯所謂帝之

懸解懸解
喻安泰也

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

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

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網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緝合也易下繫

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

言觀殄瘁曷非云亡

殄盡也瘁病也言國

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

子師圖難晦心傾節

謂

性屈意於董卓

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誅卓為工

被殺為拙也

後漢書卷九十六

後漢書卷九十六考證

陳蕃傳再遷為樂安太守注續漢志樂安縣名本名千

乘和帝更名也○縣當作郡

臣會汾

按千乘貞王傳

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質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
為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安屬邑有千乘樂安
兩縣前後志初無改易惟郡名耳

營惑聖聽○何焯校本營改熒

王允傳种後眼輒見宏○諸本同何焯校本眼改眠

後漢書卷九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九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

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

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以聖人導人

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

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

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埴

叔未澆訛王道陵缺

叔未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

而猶

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

違正則斲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褫猶奪也音直紙反

斫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斫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

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

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

士之飾巧

馳韓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

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辨詐謀以釣利

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羸糧而景從

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教興憲令寬賒文禮

簡濶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

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

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輕死重氣怨惠必讐

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使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

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

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遂

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

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

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

矣

婞狠也音刑昷反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瑁亦委功曹岑暉

音賢

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瑁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瑁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瑁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暉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瑁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

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為其冠

冠猶首也

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

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

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

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

危言

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說文曰誹謗也

蒼頡篇曰訕非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

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

希望也
標榜猶

相稱揚也
榜與
榜同古字通

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

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

王章為八廚

蕃姓也音皮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

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

公緒姓也

朱楷田槃疎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

而儉為之魁

墀除地於中為壇墀音禪魁大帥也

靈帝詔刊章捕儉等

刊削

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

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眦目貌也史

記曰睚眦之隙必報

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並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

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謂斬衰齊衰大功小

功總麻也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

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

上言禮從

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

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帝

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索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

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

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

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暲舉淑賢良方正

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

○劉敞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

事皆效驗再遷

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為太尉漢官

儀曰脩字伯游

父並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以同

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

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

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恩威並行蜀之珍玩不轉入於門並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

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瘡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以公事免官

遷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南陽樊陵求

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

者所羞

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

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

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

以歸

溷軒
廁屋

膺表欲案其罪元羣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

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䟽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蒞以羣賢

新序曰秦欲伐
楚使使者往觀

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
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
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
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
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

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
懼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彊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
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
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
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
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

答以四臣

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

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
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十里

豈持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

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

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

肆陳也

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

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

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等投身彊禦

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

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徵張敞於

亡命

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為冀州刺史

緄前討蠻荆均吉

甫之功

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

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

謂祐奏梁冀弟是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

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易解卦象辭也卦坎下震

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

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

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

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

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

公羊傳曰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禮云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

解見張輔傳

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

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

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

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阨膺獨

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裁音才代反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

龍門

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

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

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

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解見耿弇傳

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

獄名解見靈紀也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

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以朝廷為汙穢

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

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

岵瞻望惟日為歲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

知以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

疾關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

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

鬼同謀

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

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融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以腐

黜故喻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

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

可榮以祿雖匱人望內合私願匱乏也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任其飛沈與時抑

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

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

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左傳曰晉侯之

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

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

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

○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

通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璣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璣作珪

初曹操微時璣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屬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

軌車迹也
言絕人事

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

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實而

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

近乎仁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
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
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
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

室胤緒代有各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

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

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

累氣屏息也

祐移書所

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

三讓解見和帝紀

延陵

高揖華夏仰風

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

遠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

語孔子曰君子哉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

冲而不盈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蔑三光

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劬與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

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

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讐於縣中遂

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

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

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

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

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
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愔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著書
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此門猶
並門也

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

交時官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
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
形入林慮山中

林慮今
相州縣

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

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鱸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

涅陽縣屬
南陽郡

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

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退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
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官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
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
未解而卒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

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
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舉

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
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

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

高城縣故城在今
滄州鹽山縣南

初察孝

廉歷慎令貝丘長

慎縣屬汝南郡貝
丘縣屬清河郡

皆以郡守非其人

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

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

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

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

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

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

讓節儉此為四行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

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

版笏也

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

格正也

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邪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

後詔三府掾屬舉諛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諛

言也頃者舉諛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滂奏

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

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襪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

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馬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
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
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
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及齒腐

朽

裁音才
載反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

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脩誣

言鉤黨

鉤引也

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

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

帝謂天也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

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

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

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探湯喻去疾也

見論語

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

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

見則排斥其意如何

○劉攽曰見則案文當作則見

滂乃慷慨仰天曰

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劉攽曰案文循皆當作

脩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

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

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

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

同

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

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

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乃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

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

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左傳晉討欒
盈之黨殺叔

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
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
書曰自功
曰伐也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

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

傳驛舍也
音和戀反

滂聞之

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
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
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

仲博孝敬足以供養

仲博滂弟也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謝承書曰

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

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李膺杜密

既有

令名復求壽者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

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

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汙塗跨騰風雲也

蘊義生風

以鼓動流俗

周易曰鼓以動之

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

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語之文

尹勲傳

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執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勲參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

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

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

茂才行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

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

請之行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
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
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
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
會病卒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家世衣冠

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

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大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

立為趙王

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

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

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姓所為不軌

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

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

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客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
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
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

明廷猶明府言不執

儉得義之半也

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
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

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
資計差過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
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

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
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
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
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

季

布逃亡朱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
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

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

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

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

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傳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力

父豫為南郡太守以

貪叨誅死

方言曰叨殘也

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

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

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

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

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爾雅

曰董督正也

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為

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

○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

瑨委

心胥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
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
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胥與牧勸璿收捕汎等既
而遇赦胥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
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
徵璿下獄死胥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
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
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竒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

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

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察相

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

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

家學尚書

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

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

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苑康傳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
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業

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
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
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
侍候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
疾閹宦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

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
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
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兗州縣

少為諸生家貧而

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

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

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

蒙縣

屬梁國

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

年八十卒于家

謝承書曰數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

郭林宗常謂

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數儒有珪璋之質終

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

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

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

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就發處案驗也

而掾吏欲

引南

○劉敞曰案文史當作史說處具前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暕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望怨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

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
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
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傳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
州棗陽縣東北也

少遊學

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
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言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
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讐以頭醢其墓

醢祭醢也
音竹歲反及

陳蕃李膺之敗顯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

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

○劉放曰

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

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詩大雅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論德宣譽曰奔走也

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

顯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

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衆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

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顓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
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顓以它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顓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
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顓屍而葬之爽之冢傍○
劉

攷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顓屍又
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礫音歷
說文曰

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
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

與官豎不同故相憎疾

蘭猶無並消長相傾

猶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老子曰高下相傾也

徒恨芳膏煎

灼燈明

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

後漢書卷九十七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黨銅傳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注正枉必過其直見

孟子○今孟子無此文

南陽宗資主畫諾○

臣世駿

按讀者多以唯諾之辭非

也此王公守相答箋啟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

杜密傳劉季陵清高士○陵本或作林

魏朗傳中官子弟為相國○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

范滂傳君為人臣不推忠國○

臣會汾

按江寧顧氏本

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以鼓動流俗注周易曰鼓以動之○諸本同

臣會汾按

易無此文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

宗本

岑暉傳父豫為南郡太守○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
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

太原界休人也

界

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
說文廷朝中

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
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筭之後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
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
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
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
之詞支猶持也
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

八尺容貌魁偉褰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

雨中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與服雜字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幅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

造幅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

巾其見慕皆如此

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或問汝南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介推

貞不絕俗柳下惠之

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

林宗

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

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

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
馬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
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之詞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

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

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

千里負茭荷擔彌路柴車輦裝塞塗盖有萬數來赴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

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

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

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

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

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庾杜預注曰黎丘隈也顏庾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隈之後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遽瑗音子朗反顏回尚不能無兵乎秦君以為然也

過況其餘乎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

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

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論子語

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

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

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

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

草麕也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

客居太

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

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

門士即卒

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

○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

遂為諸生傭後

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為

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

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原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

患之

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慙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

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

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

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

子曰人潔已以進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

與其進不保其往

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默遣其妻夏后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

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

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

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

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

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

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

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

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

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

難徵

徵明也
沉深也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

詭違也

則哲之鑒惟

帝所難

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

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

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

亨通也

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

續漢

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

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

褻談辭如雲

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褻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

膺每捧手歎

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

李膺由是知名

古人相見必因紹介因也言因此人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

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

融也

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

坐門問疾猶不得見

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

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
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

三公所辟召者

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
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
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
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伋等三人

伋音
冑謝

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伛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

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歛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

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繫辭曰古之莫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

唯妻子可以

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

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

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

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與音預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若樊子昭

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

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中聞子將

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

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

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劉放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曹操微時

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

命品藻為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乃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

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

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

隙又與從兄靖不睦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

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

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

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

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

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

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

繇字正禮

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寓寄也

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

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

有二龍焉

平輿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甄明也藻猶飾也

明發周流永言時

道

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

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

恥並亦遂巡

遂巡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卷九十八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郭太傳美音制○音監本訛言今改正

譬之泛濫○何焯曰泛當改汎俗本誤汎為汎因轉誤為泛耳

汪汪若干頃之陂○陂監本作波依宋本改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明性本或作名姓誤

符融傳梁國黃子父○黃本或作王誤何焯曰濟陰郡
故梁國即黃允也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